

“毕”字里的文化大观

□王觐

在老家西边，有一个村子叫“毕皇官庄”。小时候，也因此知道了“毕”还是一个姓。那个时候，怎么也搞不懂，这个姓跟“结束”有什么关系，甚至隐隐中感到不太好。

直到对文字理解深一些之后，忽然发现，这竟然是一个很古老的姓，甚至跟自家的“王”姓有颇深的渊源。

“毕”的甲骨文写作“𠂔”，汉代大学者郑玄说：“网小而柄长。”这可能是很古老的一种器具。后来加“田”形，金文写作“𠂔”。 “毕”字的繁体写法“畢”，即由此而来。在春秋时期，多用来描述用网状工具捕捉鸟兽的场景。

《诗经·小雅·鸳鸯》：“鸳鸯于飞，毕之罗之。”“罗”的繁体写作“羅”，其中的“四”形，其实就是“网”字的变形；“佳”本为鸟之象形，“系”为织网之材质。所以，“罗”的本意是一种捕鸟的网。成语“天罗地网”“门可罗雀”中都有“罗”，如果细致探究，就可以知道“罗”跟“网”是一类工具，其形体略有差异而已。或者可以这样理解：在天曰罗，在地曰网。

鸟兽为人所捕猎，生命终止，“毕”字由此引申出“结束”之意，又引申出“尽”“皆”之意，便不难理解了。

后来，人们把天上的一个像网状的星宿命名为“毕宿”。国学大师王力先生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因其形状似毕，故名。”

古人还用作地名，相传周文王、周公等葬于“毕”，今天称为“毕原”，大致在今陕西咸阳、西安附近渭水南北岸一带。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：“所谓‘周公葬毕’，毕在镐东南杜中。”据此，则“毕”在镐东南杜地（今西安市东南），属于渭水南岸。

周武王第一次伐纣，曾祭于此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“九年，武王上祭于毕。”

《通志·氏族略》记载，周文王第十五子名高，后来被封于此，史称“毕公高”。这就是毕国的由来。毕公高本是周武王的胞弟，应该姓姬，其后代以国为姓，自此“毕”又成为一个姓氏。

到了春秋时期，毕国灭亡。毕公高的后人毕万逃到晋国。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：“（晋）献公之十六年，赵夙为御，毕万为右，以伐霍、耿、魏，灭之。以耿封赵夙，以魏封毕万。”这就是“三家分晋”中赵国、魏国的由来。

话说，王姓也是出自姬姓。相传，周灵王太子晋被废后，以王为姓，这就是太原王氏的祖先。太子晋，又称王子晋、王子乔，《列仙传》载其传记，留下“王子登仙”的传说。大诗人屈原作《远游》而赞叹：“轩辕不可攀援兮，吾将从王乔而娱戏。”武则天封禅泰山时，封其为“升仙太子”并为之立庙。诗仙李白也羡慕而作诗曰：“吾爱王子晋，得道伊洛滨。”

洪武年间，太原王氏有兄弟三人来到山东，一位留寿光，一位留昌乐，一位继续向南。留在昌乐的，便是我们这一分支的祖先。可以说，追根溯源，王、毕二姓同源。

同姓人常说五百年前是一家，其实，即便是异姓，若是以千年为单位考察，往往会发现：在历史源头处，你我血脉相连、同宗同源。



图片来源网络。

夺筊子

□肖刚

有一种亲情叫不看望，今年好多老年人在家中被“保护”了起来，因此，今年走亲的人明显少了许多，闲来无事，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走亲的场景。

我小的时候，过年走亲访友，通常要用到筊子。筊子里面会装上十几个馒头，阔气一些的，里头还会摆上两包草纸捆扎好的点心，用红包袱盖严实了，挎到臂弯里，大步流星地上路。那时，自行车在乡村还是非常鲜见，古时的车马、代步的毛驴也未曾传承到那个时代，是名副其实的“走”亲戚。

到了亲戚家，年轻的一辈会接过筊子，放到老人的炕头上，引领孩子们给老人拜年。拜年的流程年年雷同，说的话也差不了多少，像放隔年的录音，好似不太走心，唯独走心的是那份浓浓的亲情，而且是一年一年地积聚着。老人们的力气一年比一年小，但攥着我们的手却感觉一年比一年紧。

年拜过了，大人们坐到堂屋里喝茶，孩子们到院子里玩耍。这个时候，会从饭棚里飘出一丝一缕的菜香，我们的心忽然被勾出一些激动，虽然不愿承认，但好像这才是我们走亲戚的最终目的。不光是因为馋，更重要的是因为缺。缺吃少穿的年代，对于一桌丰盛的酒席有着现代年轻人的嗅觉、味觉和肚皮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卑微与渴望，那是一个孩子在苦日子里眼巴巴盼了一年的愿景。

过年的酒仿佛格外烈，像一个亢奋的主宰者，撩拨着气氛，渲染着情绪。女人和孩子先吃罢了饭，便在旁边做起观众，喝酒的一帮男人们愈发地来了兴致，猜拳是最后的项目，看两个醉汉舞舞扎扎，叫叫嚷嚷，一旁助阵的、劝酒的、拆台的、帮腔的、起哄的……这年的滋味儿好像到这时才算爆到极致。待到酒席散了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，大家都忘不了起身去向老人辞行，喝大了的

也晃悠悠地站起来。

主家年轻的一辈慌忙地找出各家的筊子来往外送，走亲戚的人就赶紧去夺，走亲的无非是想留下两个馒头，多少是点心意，主家坚决不留，是因为那时候都穷，都知道要靠这一筊子馒头走完所有的亲戚。从老人的卧房推推搡搡到堂屋里，又从堂屋叫叫嚷嚷到院子里，再从院子里争争夺夺到大街上，几句话在嘴里不断地重复着，一个是真心想留下几个馒头，一个是说啥都不缺，死活不让，争到最后，一些实诚亲戚看主家态度坚决也就罢了，讪讪地接过筊子来告辞。所以，有时亲戚走完，一筊子馒头也少不了几个。

后来，条件好一些了，过年出门改为用皮包，馒头也被面包、桃酥之类替代，只是形式未变，夺筊子变成了夺皮包，待串完门子，皮包里的点心常在争夺中变成了碎渣渣。再后来，日子富裕起来，出门串亲改用方便袋，买一些点心和水果花花绿绿地混装在一起，告别时，话不多说，走得了无牵挂。刚开始，许多人还不习惯，客人走时还会推搡一番，但在这种礼让里，不再顾忌捎回筊子或皮包的客人显然是占了上风，有时主家拎着东西撵到大街上，来客早走得远了。

时至今日，过年走亲访友都换成了精美的礼盒，既时尚又高档。客人走时也不再争争夺夺，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，礼尚往来，互通有无，一个送得真情实意，一个收得心安理得，都习以为常了。一些有过经历的人还会触景生情，想起当年夺筊子的情景，不免心下感慨，都知道那种奋力的争夺其实是一种尴尬的推让，是当时窘迫生活中相互间的一种理解和无奈。如今繁华盛世，国富民康，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生活逐步提高中，一些风俗习惯也在悄悄地改变着。

望
艺
海
而
拾
贝

望
史
海
以
钩
沉

望
文
海
遂
撷
英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1月30日

星期一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鲍涛

美编：王蓓

校对：曾艳